

三年 的歲月不算長，可是如果它佔有生命中最輝煌的一段日子，那麼也就不算短了。在這段時光裡，理工科的畢業生也許可以拿到博士學位，藝術家們或已創出幾件不朽的作品。可是，過去的二年多，我已被厚厚的一堆書本，移到腦海中偏僻的一角，上面似乎已滿鋪了灰塵。一個偶然的機會裡，我檢到了舊日的片段，於是，禁不住跌入了往昔的歡樂與煩惱的思潮裡。

三年前的暑假，我從公館，騎着自行車，沿着信義路，到達三張犁。借問兩三位本地人本校的校址，結果他們都說「莫宰樣」，當時，我真不敢相信我的耳朵，「台北醫學院」竟小到這種地步？沒辦法，我就瞎撞，最後來到了那條小河邊，抬頭一看，不禁大喜過望，原來「台北醫學院由此進」，於是又跨上車，順着那條蜿蜒的小路騎去，沿途東張西望，想找一棟較大的建築物，然後進去看看是否是北醫，結果找不出一個像樣的建築物。最後，看到了現在這個校門，向校內一眺，空空如也，看不到半棟屋子，滿腔的希望，頓成泡影。回想以前就讀的那個大學，大得够你走上一個小時，巍峨的建築，綺麗的校園，充滿着詩情畫意。晚上，三兩知己徜徉在校園的草地上，望着滿天繁星，聽那風聲蟲鳴，直到夜闌人靜，才盡興而返。或在圖書館抱幾次佛腳，倦了，抬頭欣賞坐在斜對面的女同學。生活是那樣的愜意，充滿詩的情趣。如今，面對的是一片野草荒園，遠處的小山是逝者的「極樂公園」，我真不敢相信，怎樣在這草地上上課，如何在「極樂公園」的腳下過日子。現在想起來，真佩服自己當時有勇氣下這個決心，在這裡呆下去。（或許當時我對我們的徐院長有堅強的信心。）這一決心，決定了我一生所要走的方向，並使我能够親眼看到一棟又一棟的建築，從這一片荒地上蓋起來，一批一批的莘莘學子步入校門，接受現代醫學的洗禮。

一年級上學期，我們可以說是過够了「理論家」的癮，一切都是紙上談兵，先生在黑板上劃，我們在筆記簿上塗。第二學期才開始生物和物理實驗，化學實驗到暑假才借用台大生化科的實驗室補作。在這一年裡，生活枯燥無味，因為學校裡根本沒有什麼東西可玩，全部的建築物也只是那幾棟平房。雖然，全校的教職員和學生總共不到二百人，可是生活在那幾個小天地裡，也算得上有人滿之患了。下課無處跑，只好在教室裡叫鬧，聲音之大，直可動天地而泣鬼神。此時，值得一提的只是六月一日的校慶和新年的同樂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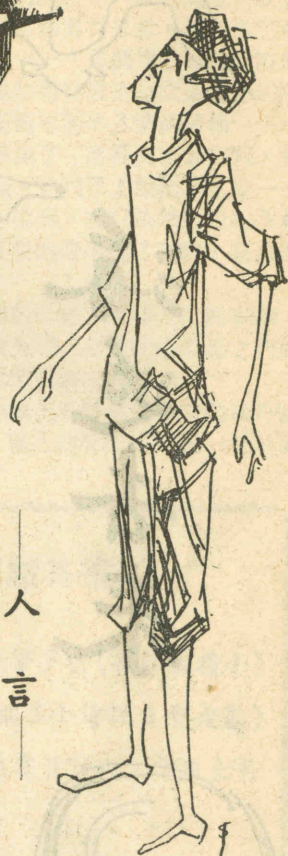
三 年

暑假過後，學校突然熱鬧起來，使人覺得增加不少的生氣。班上也增加不少的生力軍，以前慢吞吞地來上課也可以坐在很前面的位置，現在可不行了，你慢來就得坐「特別座」，上課時只看到老師張嘴巴，而沒有聽見聲音，黑板上的字也小得够你揣摸個半天。二年級是相當忙的一年，功課特別繁重，人家讀二年的東西，我們一年的功夫便把它結束。總算我們不是天才，半年下來，不少

同學須在寒假中和任課教授，註冊主任見見面。尤其有機化學這一科，許多同學在六年初二就要趕來向董教授拜年，我真佩服董教授這種精神，不在家裡疼疼太太，卻來和同學相親愛。

去年四月起開始解剖屍體。因為現在這棟形態學大樓那時尚未興建，於是利用一間民房改裝的屋子，暫充教室。這間民房，最初陰森森的，頗具神祕感，走到裡面，令人毛骨悚然。後來經過改造，多開幾個窗戶，裝上日光燈，自來水，方才像樣。我們總共解剖六具全屍，還有四具已解剖過的屍體，以及各種器官的標本。可惜沒有一具女屍，因此直到現在，我們還不明瞭到底男女有何不同。記得三年級上病理的gross teaching時，有一次，老師拿來一個子宮放在桌上，同學們看不懂那是什麼東西。既不像膀胱，又不像胃，倒有點像用肌肉作成的葫蘆。後來老師說那是子宮，才恍然大悟，原來每個人在未出娘胎前，所住過的宮殿，就是這個樣子。二年級就這樣的在緊張和忙亂的情形下過去了。

（下轉第63頁）



人言

動在我面頰上、髮際裡、裙裾邊……啊！竟像是第一次，我辨認了夜的美、晚風的溫存、月光如水的清明。月影滯留在時光的流裡，我滯留在皎潔的月光裡，生命中永恆的剎那——

早起是海居無比的清福。當朝陽的絢爛的晨霞隱歛在那一線深藍下，踏着晨光微曦，攀登高處一層樓，放眼落在那一望無垠的藍漠，漠上輕波默沈沈地起伏，輕靈地托着一葉帆影映現在那天邊的一抹濃彩裡，遠處潑墨似的山靜靜地浮在海上，耀動的金光流竄在波浪上，融合成一片和平靜謐的光景。當天邊那一個日頭漸向中天上移，朝霞亦已隱去，藍波上浮漾刺目的光，驅走了晨霧的朦朧，海也似自沈息中猛然的清醒，澎湃的怒潮，撼動的海洋，狂暴取代了它原有的靜謐。像鐵屑受磁石的吸引，不由自主地我在倒向它……

× × ×

「單獨是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，有時我想它是任何發現的第一個條件，你要發現你的朋友『真』，你得有與他單獨相處的機會。你要發現你自己的真，你得給你自己一個單獨的機會。你要發現一個地方的真（地方一樣有靈性）你也得有單獨玩的機會。」——徐志摩

那一個黃昏，我又獨自走向海邊，絕對的單獨……

野柳，我第二次的到臨。難忘那暮春的黃昏，風自天來，波起天際，迎面清風的舒暢，滿目濤浪重重。走下石灘，傍着石壁峭立，夕陽的餘輝在石壁後染遍了半邊天際，在它的陰影裡，我拖着沈思的影子，踢開鞋子（這文明的累贅物！）顧不得脚下沖黃的尖石，向岩石沒入海水處走去，我踏暖了石上爬滿的苔草，苔草涼透了我的腳心。

佇立在岩石上，守候那潮漲的欣喜。海水沸騰在亂岩之間，泡沫似的雪白；一處處擎起的水柱，在空中幻散，彷彿漫天星斗剎時的瀉落；滿處水光夾雜着聲浪，喚醒了海上隱伏的幽靈，緊着脚步向

（上接第59頁）

踏上第三個年頭，看到一年級的新生，蹦蹦跳跳，忽然意識到自己已大而龍鍾起來。各科的先生都非常客氣，只有病理的黃先生，一開學就唬我們，他說：「如果第一次月考考不到八十分，那麼以後你們就沒有好日子過了。」於是大家都開始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不幸得很，被醫學院的學生所公認最難念的藥理學也在這學期跟大家見面，於是，一學期下來，藥理學這一科，全班竟有五分之四的同學必須「補鍋」。細菌科的教授陣容，大概是本校最龐大的了，不僅是中美合作，而且是中日親善，上課時精彩萬分，中、台、美、日、德各種語言都搬入教室，其中神戶醫大的大山教授的 tissue culture 須動用翻譯人員，於是只好委屈劉先生一下，有時，本班元老同學一盤先

灘上行進，浪頭吞沒了岩石，復緩緩地自岩上退落。蹲下身，我想自岩窟間捧起那一流的清澄，我想自那纖毫不染裡捕捉浮雲路過的匆匆，誰知道它却悄悄地自我指間溜去……。忽聞遠處輪船汽笛的一聲驚鳴，猛覺那烟波映着晚霞落照底蒼茫；偷窺那海鳥點水的輕俏，狂擁那海風入懷的清暢……彷彿自潮聲的歡歌裡譜出了「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」底詩韻。捨回！原始的記憶——自然與人生是諧謔的。生活，它只是焦野般的荒枯嗎？生命，它只是死息般的僵死嗎？現實，它只是理想的叛徒嗎？

遺忘了，車水馬龍的殷勤，瓊樓玉宇的豪華；也忘了，生活甬道似的夾暗；忘了我叩文藝之門的辛酸；也忘了我攀登理想高峯的艱辛……

昨日的記憶，已煙滅在星稀夜色中；明日的朝陽，也深藏在雲深處；現在的實在，在那一汪深藍裡無聲的消泯……

智力測驗答案：

- ①. 半卡車一元銀幣多些（每枚容積小）
- ②. 3小時（每隻貓3小時捉1隻老鼠）
- ③. 28天（27天爬高至27尺，次日出井口）
- ④. 2元5角
- ⑤. 59分鐘
- ⑥. 祖孫三代

生也暫充小教授。上學期開始診斷實習，我們自己的附屬醫院，尚在籌建中，於是我們請省立台北醫院幫忙。記得第一次穿上白衣，拿起聽筒，走到病房去時，心裡有點怕，聽筒放在病人的胸口時，手不住發抖，有的病人還以為這個小醫生得了瘧疾呢！有的病人，早上被第一組的同學敲、摸、聽過，下午又被另一組的同學如法泡製一番。於是有的病人看到教授帶一羣學生進病房時，就溜之大吉，好像是看到我們，他們的病就好了了一半似的，我想這大概是最有效的物理治療吧！

現在，第三個年頭又將變成歷史的一瞬，一切的一切即將隨着時間的洪流，投入時空的巨網。日後不知能否成為值得回憶的一頁？

——獻給素卿吾愛——